

张执任

# 影视剧作七种

世界华文出版社

布？”

百晓佬：“那当然，刚好方掉整身刚”  
可他从福建回素后的第一件，就是到我父家  
店里，让我父煮给他煮一大碗馄饨，说吃饱  
如有力气把方了的本赚回素！”

“瞎编！”丁志方忍不住

力气，也不会去吃你家的馄饨

百晓佬：“瞎编不瞎编由

你外公确实把南货行又赚回素，

了炉子，要给丁志方做吃的

门外，一辆菲亚特停下

傅勇：“听说你上这儿素了。”

丁志方：“有什么新情况，公司那边？”

“还是老样子。生意照样清淡，

对了，~~那几~~车主反映无

张执任

# 影视剧作七种

世界华文出版社

2016

Copy right © 2015 by The World Chinese Publisher, Inc.

ISBN 978-1-4951-8958-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ZHIREN:  
SEVEN SCREENPLAYS

影视剧作七种

张执任 著

世界华文出版社 出版发行

136-20 38th Ave. Suite 10-i

Flushing, NY 11345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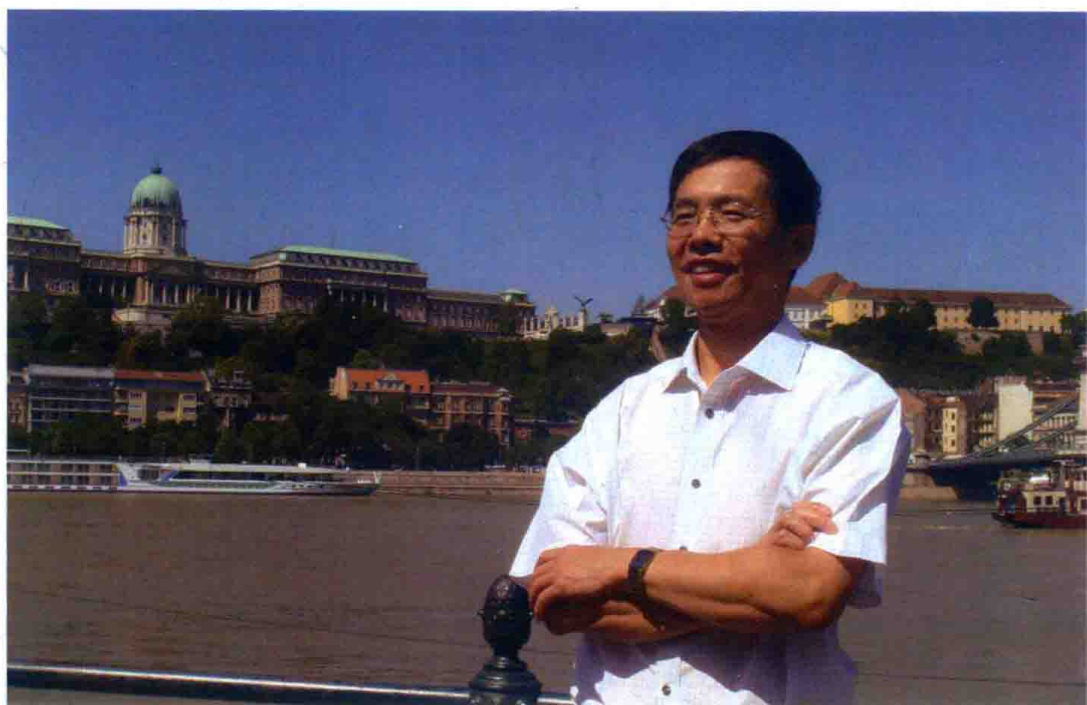
字数 52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一版

书号 ISBN 978-1-4951-8958-6

定价 USD 34.99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作者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

滕蓓蓓 摄

# 自序

## 纪 念

收进这个集子的七个影视剧本，都是二十多年前、甚至三十多年前的旧作。

二三十年前，我还只是一个编辑匠，或曰文学编辑，本职工作就是编文学刊物，为他人做嫁衣。因了“常在河边走”的缘故，我难免也会时常“湿鞋”——自己写点东西，用业余时间。在界内，管这叫“种自留地”。

我自留地里的作物品种比较杂，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也有电影、电视剧本和文学评论。其中，耗时较多、字数也较多的，就是电影、电视剧本。这些剧本，有的成了，还得了些奖；有的则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银幕荧屏上立起来，留下些许遗憾。所幸的是虽然历经二三十年，国内国外天南地北的搬家，它们居然没有走失，居然还都在。

数十载星移物换、时过境迁，如今再看旧时的剧作，稚嫩和落伍自然是免不了的。现在之所以要听从朋友和家人的提议，将它们结集印行，目的其实只有两个字：纪念。

——为着纪念当年没日没夜、笔耕不辍的辛劳；

——更为着纪念剧作中的人物所生活的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

是为自序。

张执任

2016年元旦

# 代 序

## 书墨飘香多瑙河

鲁娃

知道张执任在匈牙利，也知道他在布达佩斯办出版社，出书出杂志，更知道海外从事文化事业的难上加难，一直想写他。可我们毕竟20年未谋面了，虽然以前都在温州文坛混，是文友，很熟。而且10年前他在他的出版社初创期也曾给我来过电话，邀我加盟，而我呢，窃以为那事太难，未敢接手，现在想来多少有些愧对于他。所以，联络他的念头一直蛰伏着。直到最近，另一位文友在闲聊中谈及他，细数了他十分不易的文化业绩，长久以来的动议突然间就被激活了。

我抓起电话就拨，果然逮住了他。本想飞去一趟的，偏巧他正准备启程回国，面对面的采访只好通过跨国电话来替代。他的声音从布达佩斯传过来，收进我的录音机，再放出来，竟还是20年前的熟稔，心下便有些恍惚，好像回到了过去。



张执任是从北大荒兵团返城的“老三届”知青，不论“老三届”还是“知青”，今天听来都有时过境迁的悲怆感。可当年，这个群体是多么可歌可泣的一个英雄部落，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着中国一段独特的政治人文历史。张执任出身书香门第，是温一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从黑龙江回温州，他先在中学教书，后调入市文联专事写作与编刊物。认识他应该是在我任职的报社副刊部或者文联举办的文学笔会之类，只觉得他个儿很高，来去一阵风，很有动感很健谈的样子。

那时温州文联名气甚大。名气大是因为一本叫《文学青年》的月刊，不仅在本埠，在全国都很牛，有中国文坛“四小名旦”之一的美名，比后来以风暴之势享誉经济领域的“温州模式”出名还早。《文学青年》既属于文学又属于青年，既深刻又前卫，用今天的话说是顶，是酷，几乎每期都有佳作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发行量曾一度攀升到全省所有文学杂志的总和，深受把文学作为至高理想的那一代人的青睐。这本刊物与张执任不无干系。他非最高长官，却也是灵魂与主要干将之一。他用北大荒情结把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最响亮的知青作家一股脑儿揽到他编辑的这本刊物里，使几十年来文化日渐贫瘠的浙南地区盛开灿烂之花，风景这边独好。那次雁荡山笔会，《文学青年》居然把当今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以及很多省市的作协主席副主席都请来了。当然张执任们请的不是这些人的头衔，而是他们作为一线作家在文坛如日中天飓风般的影响力。我恰好是当年的随行记者，还与铁凝同住一屋，除了追踪报道，单是各作家专访就连篇累牍做了四五篇。记得那时乐清电器市场方兴未艾，张执任们率先带了这群作家参观柳市。他身形颀长，多半比别人高出薄薄一片头顶，像是一个靶，大堆人里总能一眼瞄住他。走在微风拂煦的小桥流水之上，他侃侃而谈，叙说温州的变迁，叙说商品经济带给温州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既有切肤之痛，又有悲悯情怀，很到位，也很文学。

相信那些后来的文坛大腕以及《文学青年》编辑部的同人都会铭记那段属于文学也属于自己的青春往事。

## 二

张执任的二度辉煌是以剧作家的身份。那已是九十年代中期，他与好友张思聪、汤一钧以温州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风雨历程为蓝本写出一部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喂，菲亚特》。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甲壳虫般的菲亚特是最早闯入温州的出租车，当年的旧城老街阡陌小巷满地都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复苏与涅槃。三位剧作家可谓慧眼独具，感知着菲亚特的象征意义，抓住了这条经纬线，一个戏就风生水起地铺展开来。又因了陈宝国、何赛飞、米学东等知名演员加盟，原汁原味栩栩如生的温州人便从饱满故事里脱颖而出，有着独特的魅惑。其实这也是三位编剧的自我期许，一开始就把标杆立得甚高，呕心沥血也要写出温州的灵魂，温州人的精髓。为避开纷扰，他们躲进招待所，从议提纲到一稿二稿三稿的写作，竟把市内所有条件价位都低廉的招待所旅馆轮换着住了个遍。戏一出来，不仅轰动温州，还轰动全国。那当儿温州已成中国热点，再怎么毁誉参半也吸人眼球，所以观众根本是把这部电视剧当作一座城市和城市人的真实来读、来看。戏本来

就是媒介，观众通过媒介读懂了温州与温州人，好评如潮遍地开花也是自然的事。

那年另一部更牛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在全国上下热播，《喂，菲亚特》便在荣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又与《北京人在纽约》海内海外一南一北一起走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台。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的奥斯卡，在那个用鲜花红地毯铺陈荣誉的瞬间，张执任们为曾经吞咽了无数甘苦的《喂，菲亚特》笑出无邪的酣畅。



他与他的合作者迅速蹿红，被誉为温州文坛“三剑客”，成为各路媒体甚至广告创意者穷追不舍的对象，频频出现于报章荧屏以及广告代言的解说里。没等亮丽的一页翻过去，张执任却玩了出坊间蒸发，跑到多瑙河之畔与匈牙利人为伍了。世界是多元的，人在多元的世界里难道不该活出丰富和多彩？不少人为张执任的转身、去国、下海扼腕叹惜，他自己则不然。不管编辑、作家做得多么好，多么出色，总是单一的，他的血管里搏动着温州人的不安分，就会遏制不住地想走出别样的途径，体验别样的生活。漂泊之于生存与现实也许是痛苦的，之于精神内核的超拔却是自由之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布达佩斯的进出口贸易非常繁荣，俨然已成东欧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可张执任孑然一身，却要独自面对几仓库急需甩出的价值几百万美金的积压货物。布达佩斯是很漂亮，对他则是两眼一抹黑的混沌地带。语言不通，环境生疏，文人到商贾的转换又来得那么突兀，他真的很失落。守着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他觉得自己像个孤独的幽灵。铺开市区交通图，把自己当作坐标的一个点，再用手指去丈量，找到公司的开户银行、律师楼，再找到有轨电车站左右两个站头或者四个站头处的麦当劳，幽灵的感觉消失了，眼前豁亮起来。工作链的重要环节有了，吃饭的地也有了，他还怕什么？学讲话，学开车，学交江湖上的朋友，总之是学做生意的所有拳脚。毕竟是北大荒操练过的，毕竟是温州商业染缸里出来的，毕竟对人和人的学问有着天然的习惯与兴趣，商场的博弈其实就是人心的博弈，他懂人，先就有了几分胜券。

也就春夏秋冬各一季，满仓库的货物见了底，该付的国内货款也都还清，他与弟弟合作的这个公司，终于偕同布达佩斯华商界，走过泥泞走进了兴旺期。虽然夜夜睡觉，张执任仍要在枕下藏掖一把黑黝黝的嘎斯催泪枪以防不测，阳光到底照亮了他渐渐舒展的双眉。

一年后，妻来了，几年后，女儿也来了。女儿上大学，妻与他并肩操作中国轻工产品进口生意，布达佩斯的一个家有了家的感觉，有了亲情的温暖和温馨。



张执任带着妻女走过油画般美丽凝重的多瑙河，居然有了一份舟船被港湾接纳的欣喜。

#### 四

异国他乡的商海搏击是惊险刺激的，也是欢愉的。经历了五年大批量吞吐的进口贸易，金钱的意义成了转型书生的价值实现。笑过之后，张执任在满目夕阳的一个傍晚突然觉得倦了，厌了，沉睡已久的念头重又盘踞他的思维路径。他想为文，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社。

他知道这个念头在国外如虚无之处看海市蜃楼，会被很多商人嗤之以鼻，他也知道努力的回报多半是负数。可分明是他的理想，他的夙愿，从那本名闻遐迩的《文学青年》被禁令封杀的那一刻就在潜意识里蛰伏下来，他不愿辜负自己。人要挣钱天经地义，却也不是唯一的驱使。

张执任走出公司，开车走在高速路上，满脑子都是出版社的蓝图。一块接一块的路标写着匈牙利文迎面撞来，给他在非华文异域从事华文出版的挑战与刺激。他简直有点热血沸腾了。叫什么？做什么？世界华文出版社与它的主打杂志《世界华人名人录》就在转动的方向盘上诞生和凸现。

“礼赞龙的传人，礼赞中华民族。”真是出手不凡大手笔呵！《世界华人名人录》一开始就是顶级定位，要做就做最好的。张执任跑去中国，向当时出得够热的一些名人辞书词典取经，大抵都是条目式的，寥寥几字，一行编码，人变成符号，即便是大海捞针，捞出来的针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可不想这么干。揣着巴掌大的纸片回了匈牙利，从合作伙伴处搬来旧电脑旧打印机，开始拟发传真的约稿函。用不来WORD，只好把标题的大号字剪下来狗皮膏药似地另贴到小字号规格信笺上，再一个个发传真到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张开触须一般的人际之网，通过认识的名人结识不认识的名人，再通过新认识的名人结识更多的名人。他自己则鸟一般在天空飞，然后在各处栖息，用苦心和诚意敲开一扇扇并不轻易打开的门。门里的人无一不被感动，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朱棣文到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文学巨匠巴金、著名导演谢晋，从风云人物陈香梅、靳羽西到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生物学家牛满江，都情意深切地支持他，寄来精彩传略，捧出珍贵的私人照相簿。

除了匈牙利，世界华文出版社在美国的另一个总部就设在后来被本·拉登炸毁的世贸大楼里，负责人姚定康、姚琮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一为资深美中商务专家，一为当年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幸好大楼坍塌时所有同事都逃过一劫，但办公室的电脑资料却全部被摧毁。那一夜，张执任刚从新加坡回温，忧心如焚

打了整整一夜电话，睡梦里都是惊魇。

20世纪最后的春天，图文并茂印制精美的第一期《世界华人名人录》诞生了。这部厚重广博的大书果然没有辜负张执任，从内容到形式都彰显了一个出版社一个做书人的抱负与追求，在海内外赢得掌声，并作为炎黄子孙的颂歌列入包括联合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众多海内外重要图书馆及研究机构的馆藏资料。如今10年过去，这部大书一期一期地接踵而出，已作为拳头产品纳入出版社的编年史。

## 五

如果以为这本杂志就让张执任踌躇满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温州的儿子，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城市留下点什么。《海外温州人》是世界华文出版社另一个品牌工程，上下两册，栩栩如生地展现了220位温裔华侨华人的群像，以不同视角讲叙了他们闯天下的风雨历程和人生故事，是一部洋溢着浓郁乡情而且好看好读的纪实写真，开创了一座城市华侨史的最新篇章。事实上，这套丛书不仅仅为同是温州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写史立传，还是张执任献给故土的一瓣心香，一份礼物，凝聚了他的深情怀念。

还有大型文献画册《世界华商》，一部重达两公斤的精装大书，由张执任和他的出版社为主，全球30多个华人华侨团体参与编辑，出版的意义超越了出版。

再就是由《世界华人名人录》派生的名人经典画册系列，一人一集，中英双语，详尽反映传主的人生之路，是一套装帧印刷都属高档位的精品丛书。其中编辑出版《周颖南》一集时，张执任居然冒着酷暑，专门飞到新加坡呆了一周。待书出来，它的庄重大气连欧洲出版界的高鼻子出版人也竖起拇指赞叹不已。

如今，除了世界华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执任还有海外华文传媒协会副主席、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主席、东西方文化无国界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等头衔。我向来对采访对象的头衔不感兴趣，但张执任的不一样，都与文化沾边。大凡文化头衔，都没有含“金”量，都是烧钱的营生，海外尤甚。所以我为之感动，也为之钦佩。事实上，张执任引领的文化无国界基金会就成功主办了好几届布达佩斯艺术节，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也向欧洲乃至全球彰显了华人在文化领域的先锋作为。

说真的，不服都不行。

2009年8月

（本文作者为旅法作家）

# 目 录

---

纪 念（自序）·····	I
书墨飘香多瑙河（代序）·····	鲁 娃 III
喂，菲亚特（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1
米黄色的小院（电影文学剧本）·····	341
弹棉郎传奇（电影文学剧本）·····	397
当你十八岁的时候（上下集电视剧）·····	465
梦，是绿色的……（电影文学剧本）·····	513
再给我一个微笑（十二集电视连续剧）·····	565
中国超人（上下集电视剧）·····	765

---

1993 年

# 喂，菲亚特

· 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





## 片 头

从高空鸟瞰温州：旧街陋巷中耸立着挺拔伟岸的现代化建筑。随处可见的脚手架。蛛网般密布的街巷。蚂蚁似忙碌的人群。其间，一个又一个红色、白色、绿色、黄色、灰色的小点急速而灵巧地穿行游动——它们，就是菲亚特 126P 出租车。

大街上。三个男女青年扬手招呼车子。

随着话音，屏幕上跳出活泼的片名：

## 喂，菲亚特

歌声起，以如下画面为背景，演职员表相继划过。

码头。外地客人扛着大包小袋，气喘吁吁。一辆菲亚特悄无声息地停到他身边。

路口。一家三口喜气洋洋地钻进菲亚特。

工厂门口。一个皮鞋佬背着一捆皮革挤进车子。

小巷深处。窄如羊肠的彼端开来一辆菲亚特，停在搀扶着老人的小女孩面前。

机场出口。几个外国人走出，也颇感兴趣地招呼菲亚特。

各种各样叫车、乘车、下车的旅客。各种各样笑容可掬、迎来送往的司机。

笔直的新建大道。成百上千辆菲亚特街头接尾，在红绿灯的指挥下，一齐启动，宛如游龙，蔚为壮观。

## 第一集

### 温州海轮码头

薄薄的晨雾中，说不清有多少旅客前拥后挤，汇成人潮，迎面涌来。他们大部分是青年，城乡大概各占一半，有的扛弹棉弓，有的担蜂箱，有的拎泥水桶，有的挑补鞋担，也有少数是提旅行袋的出差者……

走着走着，他们的脚步渐渐放慢，直至停止。原来从码头进口处开始，到候船厅，再到厅外小广场以至附近大街小巷，都已塞满等候上船的旅客，人声嘈杂，骚动不安……

## 瓯江

一艘客轮卧靠码头，喘气似地不时响几下汽笛。

## 八仙桥小街

这是一条通往码头的小街，可见旅客不时匆匆穿过。

小街刚从沉睡中醒来，人们忙忙碌碌：

赵炳中临街刷牙；

成标晃着两只木桶去挑水；

叶克军提着菜篮，边看报边回家；

枇杷核拎着旅行袋，吃着早点匆匆出门；

施莎莎在下水道口洗马桶，见枇杷核走过，忙加快洗刷速度；

百晓佬在馄饨店生炉点火；

……

## 街道上

一身农村打扮的丁志方挑着两只大麻袋穿过人群，身后是扛弹棉弓的桥头表哥。

汗珠从丁志方额角冒出，他抹了一把，然后把担子换个肩。

桥头表哥的弹棉弓颇为笨重，他吆喝着小心地避让行人。

一条小横街。街口钉有路牌：八仙桥。

两人拐进。

## 八仙桥小街

丁志方贪婪地注视小街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点激动。他紧紧脚步，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放下麻袋歇力，望着房前一个石臼出神。

（闪回）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石臼上放鸢，欢声笑语。

耳边响起方言童声民谣：“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

小男孩腾地跳下，把小女孩也抱下石臼，笑。

（闪回止）丁志方脸上闪过一丝笑容。

桥头表哥：“志方，你家原来就住这儿？”

丁志方收起笑容：“走！”扛起麻袋就走。

一个横巷口。施莎莎挎着铺盖出来，神情虽有点怯生生的，却遮掩不住丰满漂亮，很引人注目。英俊魁梧的成标跟在身旁，边走边笑地说着什么。

丁志方和施莎莎在横巷口打个照面。丁志方眼睛一亮。施莎莎有所感觉，回看一眼。丁志方连忙避开视线。

桥头表哥见同伴落后：“志方，快一点，还要取船票呢！”

丁志方连忙紧紧脚步。

### 赵炳中家

赵妻在收拾旅行袋：“几点的船？”

赵炳中捂着胃部，躺在竹椅上，看看表：“还有一个半小时。”

儿子赵翔进来：“爸，窦叔叔来了。”

窦光背旅行袋进：“老赵，胃又痛了？”

赵炳中一跃而起：“老毛病，没问题。”

窦光：“船票太紧张，只搞到散席五等舱，你行吗？”

赵炳中抓起旅行袋：“一个晚上，熬一熬就过去了。”

### 馄饨店

这是八仙楼旧址，已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只是店门口半截青石墩上还影影绰绰残留着“八仙楼”几个大字。

几个吃客脚边都放着旅行包。

碗筷杂陈，烟雾缭绕。

百晓佬麻利地将馄饨放进锅里。

成标坐在桌边：“百晓佬，快一点。”

“晓得。”百晓佬招呼门外的帮手，“来，把火煽得猛一点。”

帮手正坐在门口青石墩上用自制煤球捣捣煤，闻言忙进门煽火。

百晓佬苦笑着解释：“工厂生产不正常，已经五天买不到煤球。唉，原来以为四人帮打倒了，一好百好，谁知道捣煤捣煤，温州人照样还在捣煤（倒霉）！”

成标笑着：“百晓佬，你乱说话，不怕戴帽子？”

百晓佬：“怕什么？我一个退休佬，工人的‘工’字倒过来写还是个‘工’字！我这是大实话，看看，每天从我门口走过多少人？弹棉的，补鞋的，养蜂的，做小生意的，一个个都坐船往外跑！就说你阿标吧，不就是没工作，才出门混饭吃的吗？”

成标顿时牢骚满腹：“可不是。从我懂事起，没见到温州新办一家工厂，更没见招过一次工！”

成标身边的施莎莎有点焦急：“阿标，来得及吗？”



“放心，误不了开船。”百晓佬抢先回答，“你们是一起的？”

成标不无得意地点点头：“她叫施莎莎，第一次出门，她妈让我带一带。咦，你怎么不认得她，就住我们八仙桥最南头，她妈过去唱温州乱弹的。”

百晓佬：“什么？你是花旦四两银的女儿？你妈可是我们八仙桥的大名人哪！她退休了吧？”

施莎莎点点头：“我妈现在生病，躺床上起不来了。”

成标：“百晓佬，我一直弄不懂，她妈干嘛叫四两银？”

百晓佬：“她戏唱得好，一场戏要四两银，叫着叫着就变艺名了。”端上两碗馄饨，“来，趁热吃。”

成标按住施莎莎的手，大方地付钱：“我来。”

丁志方和桥头表哥经过门口。

百晓佬忙招呼：“人客，早饭吃饱一天饱，吃碗馄饨再上船吧。”

桥头表哥和丁志方商量：“船上饭太贵，吃一点也好。”

丁志方：“你吃吧，我妈给我带了米饼。”

两人欲进门。丁志方看见施莎莎，止步：“我在门口等你。”

桥头表哥进店坐下：“一碗馄饨，汤多一点。”

丁志方放下麻袋，坐在门口青石墩上。

成标：“百晓佬，听说过去我们八仙桥真有八个人叫八仙？”

百晓佬笑：“当时大家都年轻。开玩笑开出来的，不过这八个人，一个个倒都是要模样有模样，要本领有本领！”

施莎莎也有了兴趣：“是哪八个人？”

百晓佬：“你妈四两银就是一个，阿标的爸爸做雨伞的快活林也是一个，还有当干部的智多星丁晨光，他老婆、黄德顺南货行的三媛、巧手黄素兰，开鞋铺的皮鞋昌，做裁缝的李美人，卖糖客万金油……”

成标：“还只有七个。”

百晓佬大笑：“最后就是我馄饨大王百晓。”

众笑。

门外的丁志方也微微一笑。

百晓佬：“现在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要看你们这一代了。”

成标兴致勃勃：“莎莎，什么时候我们也找八个人，凑一个新八仙！”

施莎莎：“算了，仙人吃的是长生果，哪像我们，连饭都混不上吃。”